



东方教母

阿郎 著

DONGFANG JIAOMU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东方教母

阿郎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黄 滔

封面设计 文绍安

东方教母

柯 郎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400 千字 19 印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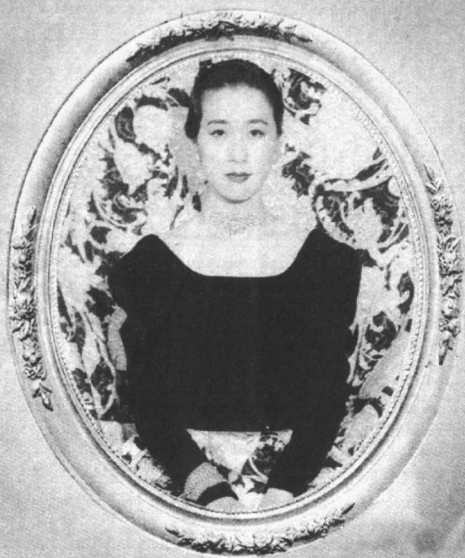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0 册

广东科普印刷厂印刷

ISBN7-204-03251-9/I·564

定价：26.80 元



DONG FANG JIAO MU

内 容 简 介

世纪之交，风云变幻，人欲横流。目睹纷纭复杂的人世间，瞻前顾后，历时数载，阿郎先生在出版了《黑色富豪》、《乱世风云》、《城市陷阱》、《樱花山庄》等精心创作的长篇佳作后，又推出其扛鼎之作《教母》。他把它称为更新期警世小说。

四十年代九门二十七路黑道魁首、飞天大盗郎世杰的女儿郎天雅由于特殊的身世经历，收养了五个弃女。她们是施小芳、叶倩倩、周媚媚、阙小敏、赵圆圆。她茹苦含辛地把她们养大成人，在她们身上寄托了自己人生的全部希望——姑娘们要比上一辈人活得好。

靠着父母遗留下来的巨额财富和超人的才智，郎天雅在商海经济大潮中成了有亿万资产的民营企业家。她帮助大女儿施小芳要买下两平方公里的花田封闭开发区，为此与国营大江集团的常昊和梅怡及港商郑天成展开白热化的竞争；她帮助二女儿叶倩倩在选择对象时正确地对待情与义；她把三女儿周媚媚送到维也纳去学钢琴；她为四女儿阙小敏当演员煞费苦心；她为五女儿走上作家的道路却爱上了一个有着妻子和儿子的作家武杰忧心如焚。

郎天雅的事业无疑是成功的，然而她的个人生活却极不幸福。当知青时她被风流子施家建欺骗失身，她爱上了一个人，而这个叫做熊镇南的律师却同别的姑娘结了婚。后来，同样深深地爱着她的熊镇南离婚了，但他出于内疚和自尊却一直未与她结合。为了解除身心的苦闷，她不得不养了一个小情人林霄汉。而他却怀有抢夺她的财产的野心，他与她的对手串通一气，企图使她身败名裂，公司倒闭。

小说还写了郎天雅的哥哥郎天赐，他是美国纽约唐人街上的龙头老大，在江湖上惊涛骇浪中浴血奋战了数十年，始终不失一颗热爱中国的赤子之心，两兄妹从未谋面。郎天赐年近半百思乡情切，决心叶落归根，却因此与相爱二十多年的罗莎反目成仇，遗恨台北。她的对手梅怡的身上有太多的与她紧紧相联的秘密。市长的二公子周光明追求她的大女儿施小芳，而他却有着使人不敢相信的奇特身世。

小说构思绵密，场景壮阔，人物众多，笔法细腻。写了商海大潮，黑道风云，官场新贵，市井布衣。忠贞善恶，人性兽性，爱恨情仇，家事国事天下事罗织成滚滚红尘。读来令人感喟不已。

目 录

第一章 金佛山之谜	(1)
第二章 血溅唐人街	(20)
第三章 灵与肉	(41)
第四章 花田的诱惑	(57)
第五章 致富秘诀	(77)
第六章 钻石风波	(94)
第七章 情窦初开	(113)
第八章 蓝屋	(131)
第九章 北极狐皮大衣	(147)
第十章 高尔夫球场上的较量	(164)
第十一章 夫妻店	(184)
第十二章 追溯	(199)
第十三章 梹花之死	(215)
第十四章 少女失踪案	(230)
第十五章 女人心	(245)
第十六章 秘密结婚	(262)
第十七章 人间冷暖	(280)
第十八章 魂断台北	(300)

第十九章 情义之间.....	(319)
第二十章 最后的心事.....	(335)
第二十一章阿尔卑斯山的雪.....	(350)
第二十二章狼狈为奸.....	(371)
第二十三章幽会.....	(387)
第二十四章绑架.....	(403)
第二十五章女人的眼睛.....	(420)
第二十六章明星之光.....	(441)
第二十七章复婚.....	(461)
第二十八章为了全局.....	(480)
第二十九章欲望的报复.....	(496)
第三十章 悬崖上的舞蹈.....	(514)
第三十一章母亲的心.....	(530)
第三十二章生活中的悲喜剧.....	(545)
多余的话——我为什么写《教母》.....	(563)

第一章 金佛山之谜

郎天雅说：“我的母亲也是巴陵大学的学生，也遇到过孙秀玉小姐这种事。一位大军阀看中了她，抢她去作了小老婆。我的外婆在这场突降的变故中不幸去世了，外公坐了牢。我的父亲是从那大军阀的府中把母亲偷出来的。男人在这里都用了他们的权势。不同的是，母亲是被人抢，孙小姐是被人骗。难道这就是女人们共同的命运吗？因此，我恨死了耿龙生这种人！”

巴陵市西北，离城约两百来公里有一带大山，山上林木蓊郁，风景极为优美。连绵巍峨的群山中有一座山名金佛山，云遮雾绕的山上有十分壮观的寺庙禅院，被称为金佛寺。几百年来就有传说，禅院相连的金佛寺里，在晨钟暮鼓敲响之时常有金佛现真身，因此，远远近近的善男信女常来金佛寺求神拜佛，抽签打卦，问子寻财，消灾避祸，烧香还愿。于是，这山寺也就终年人迹不断，香火不绝。金佛山海拔高度约有一千米左右，气候凉爽，四季如春。那主峰极顶上常能看见神奇的佛光。政府近年发展旅游业，又把金佛山辟为巴陵市的重要旅游风景点之一，山上建起了漂亮的宾馆，宾馆里洗浴有天然温泉，还修了上山的柏油公路、索道，封山不准乱砍伐树木。因此，来这儿的游人更多了，甚至有了不少的外国人及港澳台海外游人前来游览观光，问前程，修来世，一饱看佛光的眼福。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初秋的一天傍晚，清风习习，晚霞飘飞，夕阳把万道金光漫空乱射，真是一个好景致的辰光。有人忽然看见从极远的山下开来了五辆小车，小车拉成一条等距离的线儿一会儿弯曲，一会儿扯直了煞是好看。近了，近了，呀，

不是常见的桑塔拉夏利标致捷达和奥托，而是一水儿的高档名牌车——林肯、奔驰、奥迪、皇冠、丰田。于是人们惊传，不是北京、省府的大官儿，就是海外的大亨上金佛山散心来啦！

车子随飘带似的公路蜿蜒穿过许多浓绿茂密的林子，很快爬上山来，熄火停在了金佛山宾馆宽大的停车场上。宾馆的秃头经理早得到拿大哥大的手下的通风报信，快步迎上前去。

那几辆车的车门都没有开，只有一个约三十来岁、戴着一副墨镜的男人从奔驰车里走出来。他不像当官的。此人名叫林霄汉，西装革履，打一条鲜红的领带，有一副高大结实的身板儿。他摘下墨镜，用手绢擦着镜片儿，似乎不经意地向四周扫视了一转。

“林先生，来了，我从中午就开始等你们，路上还好走吧。昨晚下了场大雨，有一段路坏了。这儿一切都按照你的要求准备好了。”经理快步走向前去握住贵客林霄汉先生的手，笑容可掬地说。

“没有其他的客人？”

“没有没有，都请他们搬走了，你不是把宾馆包下来了吗？”

“好的，谢谢你。”林霄汉戴上墨镜，走到三开门的林肯房车前，对车里的一位四十多岁的女人说：“郎总，可以下车了。”

被林霄汉称为郎总的女人就是郎天雅。郎天雅显然不是当官的，也不是海外回来的富豪，她是巴陵市金佛山实业开发有限公司的总裁兼董事长。不过，她的公司在国内还是要些人来比的。这是一个民营的公司，总部设在巴陵市，子公司遍布全国的重要大城市，资金雄厚。至于郎天雅女士究竟有多少钱？有没有刘氏希望集团三兄弟和牟其中这些人的钱多？这就是没有多少人知道的秘密了。

随着郎天雅下车后，车里的人次第下来，五颜六色的一共有十多位。郎天雅身材不高，约一米六的样儿，乌黑的长发挽

在头顶上，足蹬一双半高腰的皮靴，使她看起来就有一米六五高了，她戴一副变色的平光眼镜，使人看不见她的眉眼，只能感到她有一种神秘的，非同一般女人的气质和风度。她穿一套入时的深红色皮尔卡丹套装，显得十分高贵。她被五个如花似玉的妙龄姑娘簇拥着，春风满面，如同众仙姑陪着王母娘娘。后面的七八个男人是随从和保安，他们提着皮箱，谁也没说话，一大队人随经理走进了宾馆。

五位姑娘分住前楼的三个套间，从这些房间里可以看到很远的山下去，只见一片云雾缭绕中露出一些寺庙的檐角，檐角上的风铃被微风摇出丁丁当当悦耳的响声，遥远的天边是层次分明的阡陌田野。郎总和林霄汉住后楼最大的一个豪华套间，这里可以看后山被深秋染出的一片片火红的枫林。其他的男人们则散住在前后楼的一些房间里。

郎天雅进屋把房间打量了一阵，满意地对经理和林霄汉说，不错，不错，我还真没想到这金佛山竟有了如此规格的房子，清静，雅致，不掉份儿。经理说，郎总，有事请直接打电话找我，我十分乐意能为你服务。郎天雅说，谢谢，没事了，经理先生请便。经理还想说什么，林霄汉朝他努一努嘴，他只好点头哈腰地退了出去。郎天雅先给公司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接电话的秘书漆珊珊小姐自己到了，没有紧急事情不要随便打电话来，然后，她看一眼林霄汉，林霄汉知趣地退了出去。她又拨通了一个电话。

“镇南，我已到了金佛山，这儿变化很大，上山的路好走得多了，宾馆也是新修的，挺不错的，你能来吗？”

“不行，我的一个当事人突然来找了我，我要同他一起去了解有关他的案子的一些情况。”熊镇南出尔反尔，一口回绝了她。

熊镇南在中学时代就是郎天雅的同学，后来又一起下乡。他们是五个人住在一个集体户里，还有施家建、范小青和樊莉。熊

镇南和郎天雅两人性格志趣相投，常在一起说话做事，嘻哈大笑赶场。但阴差阳错的，熊镇南同樊莉先调出去了，两人又在一个单位，没多久，他就同樊莉结了婚。后来樊莉出国了，他们又分了手。他再也没有结婚，现在是一位律师。这些年，他没有同郎天雅断来往，是郎天雅无话不谈的异性朋友，对于郎天雅的这种邀请，只有熊镇南敢拒绝她。

“好吧，就这样。”郎天雅放下了电话，心里有些不高兴。

昨天晚上，熊镇南同郎天雅一起吃了晚饭。是他先给她打了电话来，她高兴他能记住她的生日，虽然他们谁也没有提到她生日这件事，他也没有送她生日礼物。他们很随便地谈着一些琐事，听别人唱歌。郎天雅有一种感觉，只要同熊镇南呆在一起，她那些烦心的事情就会少了许多。她送他回去的路上，她说，镇南，明天我要去金佛山，姑娘们都去，你去吗？他说，去，当然去。成天穷忙，好久没有出去散散心了。

可是现在，他因为一个客户突然来找了他，不会来了。

郎天雅走到窗边，打开窗户，铺天盖地的红枫一起涌进眼里，这景致太美了，使她的心情慢慢变得好了起来。她很快地去冲了一个温泉澡，换了一身朴素的消闲衣服。她坐在沙发上，把两条腿长长地伸出去，伸展开双手在沙发靠背上，头向后仰过去。林霄汉立刻走到沙发背后去替她捏了一阵脖颈和双肩。她的脖颈如凝脂雪白，双肩丰腴圆润。林霄汉的动作轻重适度，显得非常熟练。十分钟后，她说，行了，谢谢你。林霄汉就住了手，去为她端来了一杯饮料，她接过来慢慢喝了，又吸了一支由法国进口的女士专用烟，才开口对林霄汉说：

“小林，时间还早，你跟我去看看金佛寺的住持长老，回来再吃饭。你打电话告诉经理，并对小姐们说一声，叫她们先洗洗，休息一下。等我回来。”

林霄汉给经理和小姐们打了电话。

“用车吗？”林霄汉问。

“不用，只几分钟的路，我们走过去。”

不一会，郎天雅和林霄汉出宾馆，走青石板路，穿过一片沙沙作响的竹林，走进了金佛寺气势壮观的大雄宝殿。少顷，一位白发白须的长老快步迎出来，以掌行礼，高兴地说：

“我心想着郎施主要来，果然就来了，一路辛苦。”

郎天雅微微躬身还礼，用平静的语气说：

“天道大师别来无恙？”

“贫僧身体一直很好，倒让郎施主惦记着。请郎施主到内室用茶。”

郎天雅跪拜了如来佛主，上了一炷香，又从天道大师的签筒里抽了一支签出来，竟然是一支吉星高照的上上签，诗云：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这是千古传诵的好诗，口里念着，听完天道大师对这支签的解说，心里高兴了一阵，才和林霄汉随天道大师走出大雄宝殿，穿过一条长长的红色廊道，走进了内院的一间雅致的客厅。几人刚在黑檀木的雕花木椅上坐下来，一小和尚就捧来了香茗。郎天雅左手捧着青瓷茶碗，右手拿着茶盖，小指优雅地半翘，把水面的几片浮叶赶开，轻轻地吹一口气，然后呷了一口茶，长睫毛阖上，闭了闭眼，立刻感到一股香气透进五脏六腑去了，于是感叹道：

“又有好久没有喝上金佛山的凌云茶了。”

“这秋茶刚摘下来烤制好，贫僧不是叫人给郎施主送了一些去吗？”

“那不是个味。”郎天雅笑着摇摇头，“凌云茶要用金佛山滴水岩的碗儿水烧开才好喝。”

“以后我连水一起给郎施主送去。”

“不行不行，碗儿水是不能过夜的。”郎天雅认真地说道，

“看来，要想天天喝凌云茶，我只有归隐林泉，回到这金佛寺来住了。”说到这里，顿了一顿，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来，说道，“上次我来，听天道大师说要为主殿的如来佛祖重塑金身，你把计划造出来了吗？”

“造出来了。”

“要花多少钱？”

“一共八十九万。”

“把其他诸神菩萨也重上一道鲜漆。小林，你给天道大师开一张一百万元的支票。另外，刚才我路过山下的金佛寺小学，看见有一间教室倒了，怕是最近下大暴雨时出事的。是不是以寺里的名义给学校布施五万元钱，把教室修好，金佛寺山下的孩子们不能没书读。”

“郎施主心善，所托之事贫僧记住了。”

林霄汉开好支票，郎天雅在支票上签了名。林霄汉把支票递给天道大师。天道大师接过支票，躬身下地行了一礼，又双手合十念了一句“阿弥陀佛”！

天道大师从墙上的一个木隔里取出一部《金刚经》，说：

“郎施主要的《金刚经》，贫僧替你抄好了。”

郎天雅接过这本经书来，翻了一阵，赞叹道：

“天道大师的书法真是出神入化，神俊飘逸，既有王羲之的兰亭风，又有怀素大师的狂草神韵，真是不可多得的墨宝。”

“贫僧字丑，见不得人，郎施主过奖了。”天道大师捻须说道，“我听一位来烧香还愿的施主说，巴陵城里有一位叫做梅怡的女施主，她手中有一部《三希堂法帖》，那才是书法中的极品。贫僧思慕多年，如能亲眼观之，真是三生有幸。”

“这个梅怡是红山厂的厂长，我听说过她。不知她会不会出让这部《三希堂法帖》？”郎天雅自言自语道。

“郎施主这是什么意思？”

“天道大师既然如此喜欢这部法帖，待我下山后一定亲去梅怡家里，同她商量商量，看她是不是愿意让出来。”

“不可不可，”天道大师把手乱摇，阻止道，“罪过罪过，贫僧不敢夺人之好。”

郎天雅看着天道大师的神态，心里笑笑，放下这个话题不说了。

郎天雅把经书递给林霄汉收起来，说：

“这次我上山来，没有什么要紧事，只是散散心，到山里转转。明天，我就不到寺里来打扰了。天道大师还有什么事要嘱咐吗？”

“令尊令堂大人的坟墓，我想今年再找人修一修。”

“不必了。天道大师派专人替我看守父母坟墓，每日香火不断，我这心里已是十分感激。不要搞得太张扬了。现在死了人都是火化，不兴埋了。”

郎天雅说到这里，察觉天道大师看了一眼林霄汉，似有什么要紧的话要说，又觉得不便，就对林霄汉说：

“小林，你回去对她们说一声，我要晚一会儿才能回去。”

林霄汉看了天道大师一眼，出去了。

“天道大师，你说吧。”

天道大师走到门口向外面望了望，回来坐下，轻声说：

“上个星期三，八月初十，来了一位陌生人，到后山去祭奠了郎施主的令尊令堂大人，伤心得很，眼睛哭得红桃一般……”

“会有这种事？！”郎天雅大吃一惊，身子前倾。“这个人长得怎么样？是男是女？有多大年纪了？”

“是位先生，大约年近五十，个子高高的，他戴了一副墨镜，没看见眉眼。跟着他的随从有五六个人，来了三辆车，排场不小。是个有来头的人。是中国人，可又不说中国话。”

“难道是他?!”

“谁?”

“我的哥哥郎天赐。”

“原来郎施主还有一个哥哥。”

“早年父母避难去美国多年，他是母亲在美国生下的，父母回国要有要事要办，他太小，他们就没有带他回来，那还是解放战争时期。他是留在美国的外公把他养大的。父母回国一年后我出生了，在我七八岁时，我只听母亲说过我有这样的一个哥哥，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是了是了，他向我打听令尊令堂大人从美国回来后的一些情况，我说不上来什么，他也就没有再问下去。”

“难怪，上个星期我不巧到日本去了，回来时，漆小姐对我说，有位从美国来的先生找过我，他没对漆小姐说自己是什么人。漆小姐告诉我时我也没太在意，现在想来，这个人一定是他。”

“我想，既然有了你哥哥的消息，你们终会见面的。”

“你对他说起我了吗?”

“我不知他的底细，也就不便对他说郎施主的事。但他留下了这样的一句话，我有一个妹妹，如果她还活着，叫她到美国纽约曼哈顿的唐人街来找我。”

“他在这儿呆了多久?”

“两天，头天来，第二天走的。”

“天道大师，这件事，你不要对任何人讲。”

“贫僧明白。”

两人又聊着其他的一些事儿。突然，郎天雅听见不远处传来一个女孩子啜啜的哭声，心里诧异，就问：

“天道大师，这是谁在哭?”

“这是昨天从巴陵来的一个女孩子，她死活要落发为尼，我

不答应，她就不下山。没法，我只好把她暂时安顿在客房里。”

“她为什么要入空门？”

“一言难尽，贫僧不好说。”

“你唤人把她叫来，我问问她。”

不一会，一个小和尚把那姑娘带进来了。

这是一位长得甜人眼的姑娘，长长的辫子，苗条的身段，大约二十来岁。她相当聪明，在一张椅子上坐下后，立刻感觉到屋里这位风韵犹存的中年女人同住持长老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因此，郎天雅问她什么，她就有问必答。

“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孙秀玉。”

“多大了？”

“十九岁。”

“哪儿人？”

“朝山。”

“怎么跑到巴陵市来了？”

“我在巴陵大学读书。”

“啊，巴陵大学，那是个好学校。姑娘，看不出来你呀！好好儿的，为什么要落发为尼呢？”

孙秀玉眼睛一下红了，那眼泪水儿止不住牵线儿似地滴滴嗒嗒滚落下来。郎天雅看着不忍，掏出一帕白手绢递给她。她说了一声谢谢，接过来一边擦着泪水，一边断断续续地讲起了自己的遭遇。

孙秀玉是朝山县一个边远山区农民的女儿，从小天资聪明，高中毕业考上了巴陵大学。可由于家里很穷，大学里用费太高，她只好一边读书，一边替人打工。半年前，她到一户人家当家庭教师，一星期去上两次课，主人付她一个月一百五十元的工资。她的学生是读小学六年级的一位十二岁的小女孩。小女孩

没有母亲，母亲同父亲离婚后搬走了。她父亲是一家中外合资公司的老板，很有钱。一个月后，她同这位老板和小女孩就熟了，关系处得很好，小女孩的成绩进步很快。他非常高兴，把她的工资加到了每月两百元。有时候，她上课晚了，他就亲自开车送她回学校。他是一位还不到四十岁的男人，经商的常在场面上混，思想新潮，孙秀玉是大学生，两人在一起时有许多共同的语言。再后来，他就向她求爱了。她不知道自己喜不喜欢他，可他是个成功的男人，有事业，有钱，这一切又深深地吸引着她。她开始没有答应他，可后来她的心乱了。作为男人他其实很有男子气的，而且她穷怕了，她需要钱，她的家里也需要钱。她的二哥也来到了巴陵市当棒棒军，境遇不好，她也得时常帮助他。于是，在一次他又送她回家的车上，他紧紧地抓住她的小手不放，她只好答应了他。他停下车来，立刻兴奋地拥抱了她，吻了她，把她的身上摸了个遍。他还想更进一步的马上得到她，可她把他推开了。今年放暑假，她没有回家去，小女孩被他送到天津她姑姑家去了，她则继续为他打工，去他家里打电脑，为他录入一些文件。第一天晚上，他就把她强留下来了，没再送她回学校去。在那张他的大床上，他终于完完全全地得到了她，夺去了她女孩儿的贞操。有了第一次，以后她就放松了自己。这整整一个假期，她就同他住在了一起。这全新的生活的开始，使她既迷惘又兴奋。她白天替他煮饭，收拾屋子，晚上和他一起看电视，听CD，唱卡拉OK；长久地同他在床上快乐。他答应同她结婚，她把这个好日子选在她大学毕业后，他一口答应了。他每天无数次在她身上发泄，她为他刮了两次宫。上个月的一天，她有事到公司去找他，他不在。有人悄悄告诉她，他在某个地方还有一处房子。她费尽力气终于找到了这个地方，撞开门看见了他同另一个女人睡在一起。于是，她猛然明白了，她被他骗了。她气愤，悲痛欲绝，一句话